



黎明的鐘聲

吳煙痕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PDG

內 容 提 要

包括短詩十五首，是作者近年來的詩作選集。作品中的一部分反映了農村新的建設與發展，一部分則是对祖國新的人物與事物的歌頌。

目 次

一瓶小麥	1
走过地边的平坦大道	3
潁河讚歌	5
敬爱的人	8
桃 園	10
媽媽的話	14
女拖拉机手	16
青年飼养員	19
我們的站長	21
黎明的鐘声	25
金色的寨牆	28
在那塵上飛揚的路上	30
向陽坡	32
水手家住黄河边	34
我家的船	37

一瓶小麥

麥秸砌成一排排高牆，
就像寨子圍繞着村庄。
村庄里走出一羣社員，
欢送着我們年輕的社長。

他左手挽着青色的竹籃，
一只玻璃瓶閃射着金光，
瓶子里是丰產的小麥，
瓶子外有工整的字样：

“这一瓶小麥不算礼物，
只借他表示感激和願望，
是工人大哥伸出手臂，
幫我們征服家鄉的荒涼。

“再不見黃水留下的痕迹，
荒地變成了一座糧倉；
再沒有那低矮的窩棚，
濃蔭復蓋着新建的瓦房。”……

帶着社員殷切的囑託，
他的腳步把塵土翻揚，
滿懷無限振奮的心情，
走向工農聯歡大會的會場……

1954年7月，河南西華。

走过地边的平坦大道

走过地边的平坦大道，
不見我当年熟悉的小徑，
小塊土地已連成一片，
沒有那地界烙下的伤痕。
好啊，祝賀我的鄉親，
已走上共同富裕的路程！

我俯身抓起一把泥土，
緊緊地緊緊地捏在手心，
泥土是顯得多么松軟，
不像我开荒时那样坚硬。
好啊，麥苗都茁壯生長，
正向我宣告丰收的年景！

眺望这遼闊富饒的土地，

远近都有正在施肥的人羣，
合唱的歌声一起一伏，
再不見那單獨耕作的鄉親。
好啊，社員的劳动热情，
就像是海洋一样汹涌喧騰！

我为这土地不受蹂躪，
曾經拿起槍去追击过敌人；
今天，再見到这片土地，
我又珍藏下更深更廣的感情。
好啊，拖拉机就要駛來，
馬达声就要响遍僻远的鄉村！

1955年1月，河南西華。

賴河讚歌

我迈步走上陡峭的堤岸，
堤上的泥土噴吐着芳香；
我深情地凝視着河水，
河水呵如甘露緩流向東方。

河水你快快活活地流吧，
你兩岸出現了嶄新的景象，
綠葉襯着潔白的棉朵，
把大地鋪成錦繡般的花樣。

我為你唱起新生的讚歌，
又怎能將過去的災難遺忘？
黃水曾經淹沒過你的面容，
淤泥也曾填滿了你的胸膛。

每逢那七月的雨季來到，
你兩岸的土地是一片汪洋，
盛開的棉蕾在水上飄流，
嬰兒也不能甜睡在夢鄉。

多少眼睛向你矚望，
望你把洪水引入東海大洋；
千萬兒女奔到你的身邊，
要你重新放射生命的光芒。

我們一鎬一鎬的挖掘淤泥，
要讓棉蕾盛開在兩岸的土地上；
我們修築高大堅實的堤岸，
是修築我們的幸福的屏障。

烈日烤不焦我們的皮膚，
寒霜浸不透我們的衣裳；
我們終於看到你煥新的面容，
我們終於看到你明澈的胸膛！

當你歡樂地向東方流去，

丰收的喜訊就傳遍家鄉。
水鳥又成羣地從天邊飛來，
漁夫也合伙撒下新制的魚網。

滿載棉花和農具的輪船，
將要日夜不停地來來往往。
在你兩岸肥沃的土地上，
將要出現千百個集體農莊。

1954年9月，河南西華。

敬愛的人

眺望着遼闊的田野，
傾听着馬達悅耳的聲音……
拖拉機緩緩地駛來了，
拖拉機手是我們敬愛的人。

誰不知道他那一顆心？
誰不熟悉他那魁偉的身影？
他曾參加過解放我們家鄉的戰鬥，
現在他又來參加建設我們的農村！

他那掌握方向盤的手臂，
曾經為我們拿槍追擊過敵人；
在那肌肉挺起的胸前，
還有當年肉搏時留下的傷痕。

他那沉着坚毅的眼睛，
曾經為我們注視海洋上的動靜；
在那沾滿油污的軍服上，
也曾披戴過五指山下的風塵。

當他復員到我們的鄉村，
又把拖拉機的方向盤抓緊，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休息，
只知道全身心都貢獻給人民。

常見他走在地邊的路上，
為我們的莊稼是那樣操心；
孩子喜歡聽他講述故事，
老年人也邀他暢談莊稼的收成。

他雖然離開了國防前哨，
卻又成為生產戰綫上的尖兵，
你看他正駕駛着拖拉機，
和我們一同創造更加美好的光景。

1954年10月，河南西華。

桃 園

櫻桃結滿了果木林，
林邊坐着那白髮的母親，
她在納着一只鞋底，
她腳邊躺着甜睡的孫孫。

太陽為她放射着溫暖的陽光，
鳥兒也為她送來了歌聲，
她經歷了多少艱苦呵，
才獲得林邊的無限恬靜！

那一天蔣匪挖開了黃河大堤，
黃水像魔鬼在平原上飛奔，
母親呵慌張地攜帶着兒女，
逃向陌生的外鄉去求生。

这一天她回到心爱的家鄉，
看到她日夜思念着的解放軍；
但那茅屋已变成一堆黃土，
那門前的桃園也不見踪影。

黃土上又站起三間茅屋，
站起的是她不屈的灵魂；
在門前又栽下一片樹苗，
栽下的是她重建家園的信心。

她常为樹苗剪枝澆水，
就像撫养自己心爱的儿孙；
她又为樹苗圍上籬笆，
不讓小鷄和野狗任意靠近。

当天边傳來震耳的雷鳴，
她鎖着眉梢多么忧心；
当大地卷起漫天的狂風，
她忙搬土把苗根培緊。

她盼着樹苗快快的生長，

像盼着親生的儿女長大成人；
她常常对着樹苗說話，
像对着親生的儿女談心。

時間增添了她的臉上的皺紋，
日月照彎了她挺直的身影；
而櫻桃樹却也漸漸的長大，
櫻桃如瑪瑙挂滿青翠的果林。

她深愛樹上的每一片嫩葉，
是嫩葉織成大傘般的濃蔭；
她深愛樹上的每一粒櫻桃，
是櫻桃報償她幾年的艱辛。

她還要枝葉長得更綠更密，
好在林邊慶賀農業合作社的收成；
她還要櫻桃結得更大更甜，
好把櫻桃獻給北京最尊敬的人。

櫻桃結滿了果木林，
林邊坐着那英雄的母親，

她眼前出現了奇異的光彩，
她的孫孫也走入神話般的夢境。

1954年8月，河南西華。

媽媽的話

大爺，多揚几鞭吧！

馬兒，你快快跑啊！

我要大車早些滾進村，

我要早些見到我媽媽。

鞭兒，揚得多响啊！

塵土，滾滾飛起啦！

想起當年參軍南下時，

媽媽送我上馬說的話：

“孩子，把你交給毛主席，

去為咱們受苦人打天下。”

想起駐守東海前綫時，

媽媽寄來照片寫的話：

“孩子，鮮血換來的天下，

愛你媽媽首先要愛它。”